

缪斯的眼睛

■◆谭大珂

——从原始艺术到文艺复兴断想

人,以其特有的灵性,无需指引,只从漫长几万年的虔诚中,便在那个注定的时间走近了沉睡的缪斯。于是,一切艺术发生学的猜测与解释在阿尔塔米拉洞美丽非凡的奇迹面前变得那么软弱无力与无关紧要。无法知道甚至不必知道是谁把那群牛遗忘在那儿,或许这野物原本就是显赫而粗重地印在洞壁上——以一种遥远的姿势,遥远的使我们的思维几乎无从把握,就像它们的创造者所留下的自身形象一样神秘、模糊。

你或许可以想象,在洪荒时代,一只执着的手臂滑过牛背时的美丽弧线。但我们却永远无法透观那牵动这手臂的更加混沌执着的魂灵,因为从某种角度讲,文明和时间使我们与我们的祖先远远地隔离了,远地像一颗银杏与一片化石。然而却有一种混浊有力地喘息,在阿尔塔米拉、在拉斯科、在许多地方,从马格德林斯甚至更遥远的维林道夫“母神”旁隐隐传来,闪烁着无人能解的稚拙,苏道拉爵士一定听到这喘息了。给它一点光线吧,让岩壁上的野牛、猛犸、冰鹿用毫无掩饰的辉煌,从幽暗的远古狂奔而至。而创造它的人,也同样以毫无掩饰的脚步,走过阿志里时间,越过直布罗陀,在各地重申执着与奇丽的神秘。当新石器时代的天空染蓝这原始人的额头时,他日益理性化的实用意识开始被我们的功利主义灵魂朦胧地捕捉到了。只一个启示,完满的陶器便散布于每个萌发生机的角落。彩陶那自然而出的,贯通于宇宙的饱满精神,却因覆盖了几乎理性到极端的纹样装饰,而透射出一种本能地寻求本质的奇妙感受。于是,感性和理性矛盾的,却又无可挑剔地完美于一个样式。陶器在手中唱着清晰而神秘的歌,和斯托亨齐环形巨石群一起,诉说着神秘与理性的拼接、穿插……

大约五千年前,金属的光泽冲开了远古的迷雾,不知可不可以这样说,“金属的时代”是人类走向“世俗”理性的时代,然而“世俗的时代”产生了金属还是金属产生了“世俗”呢?这无关紧要,只是那个远远走来的人轮廓开始清晰了,我开始看到了自己!人类最初改变自然的渴望心情,膨胀勃起为权力欲望,他们“制造”了奴隶。使充满神秘与和谐的彩陶所反映

出的自然理性变得刻意了,于是,社会的理性使金属时代刻满了真实的威仪和秩序,当人们能理解秩序的时候,“美的”从“需要的”中间模糊却是坚定地走了出来。奥林匹斯山上的缪斯苏醒了,而对阿尔塔米拉时期洪荒震撼的把握,也像醒来后记不起的梦一样遥远淡忘了;此时,一群充满智慧与自信的孩子蹒跚着从大地上站起来,以一种从未有过的睿智审视着一切,只一片燃烧的朝霞便使他们预感到了一个新的,真实的伟大,缓缓来临……

这是一个重任,丰厚的水养育了他们,原始的神秘变为最初的野性,在权力的鞭挞下,用威严表达了美,并把这种美奉献于权力的宗教,“胜利碑”、“日神将法律授予汉谟拉比王”、“狮子”、“牡牛”……使威严与权力穿梭于苏美尔、巴比伦、亚述……而只有埃及把握住了所认识的“永恒”,用庄重的秩序和美丽的程式,表达了真正帝王的敦厚,用147米的金字塔建立了美的平衡,从不可言喻的力量中说出庄重与理性的原理,只是那极端地庄重显得过于平稳了,而使高耸的塔尖上确实再加不上也无须加上“阿芙罗狄蒂”或其它的什么了,于是它的威仪被转化为肃穆,把一个坚实又充满着活力的基座推向了地中海,缪斯的微笑心领神会。

爱琴海,克里特,迈锡尼,……那伟大的希腊好像是个注定出现“英雄”的地方,从开始就具备了产生英雄的土壤,有了米诺斯王“迷宫”,有了使提修斯之成为提修斯的米诺托,而那些英雄又无疑是“世俗性”的英雄,无需借助过多神秘色彩的渲染,只凭一种智慧与勇力,便使英雄成为一个健美、睿智的国王了,因此这些完全出自于人本身的英雄,便导致了希腊对人自身完美性的崇拜,以及对自然理想的逻辑认识。这种认识洋溢着前所未有的、希腊式的肃穆与谐调,他们从根本上崇尚人,而希腊的人却充满了“神性”。

那种真正的古典,那理想、肃穆、端庄与和谐,真诚得宛如一个初生的神灵,而这一切仅仅只完整地属于希腊。希腊人与希腊神是孪生兄弟,希腊精神在“巴特农神庙”、在“宙斯神殿”、在“雅典卫城”、在哲学、在体制,在一片辉煌的神性中,踏上了对自身、理想和谐认识的最高峰,再也没有谁能像这时的希腊人那样自然的,真正的崇拜自身了……

后来,“英雄们”走了,曾被野性的乳汁养育的罗马人紧紧地跑上前去,但“神性”毕竟悄然地隐去了,沸腾着空前物欲的罗马人只继承到了“英雄们”那旺盛的生命力,以及对希腊姿态和柱头执着地摹仿,而仅此就足以使罗马人不朽了。

罗马帝国的自信与权力,把希腊的肃穆变成了热情。而那过激的权力欲和奢侈也使罗马在“万神殿”、“康士坦丁大凯旋门”以及“大竞技场”一片辉煌

的废墟中没落了,时光飞逝,奥里略皇帝像一个预言者一样端坐在马背上……

耶稣·基督的诞生,使人们能用冷静的虔诚去重建被过份热情所烧毁的秩序,而这一切是通过严厉地使人心痛的方式去完成的,当人们用虔诚去聆听上帝的声音时,人自身的伟大毕竟完全的消失了。我们把这时称为“中世纪”,冷静地接近于幽暗,艺术的神圣被民间的稚拙样式所取代,但那稚拙不也是一种亲切的启示吗?缪斯的眼神朦朦胧胧。

压抑是崇拜的开始,而崇拜往往造就一种执着,在这执着的引导下,建筑及其装饰飞速向前所未有的辉煌发展,从圣·索菲亚大教堂、维塔里教堂、比萨大教堂,一直走向了哥特式,而这高耸入云的哥特式却正是在接近上帝的同时,预示了一个将要展现的充满热情与伟大的时代!

十四世纪,缪斯再次醒来,一轮通体散发着热情与力量的太阳照亮了意大利。商业激发了人们的世俗激情,哥特式并没有触到上帝的食指,“英雄”也早已一去不返,那么这个太阳孕育下的将是谁呢?——是“巨人”!是从痛苦的探求神秘天堂的长时期望中猛然回头,而重新看到自身的巨人。上帝在希腊人身上注入了高尚,而“文艺复兴巨人”的身上却充满了科学的思维和理性的分析精神,及“巨人”所必需的天才与热情。此时,上帝不就是存在于万物之中充满激情和无限创造力的永恒秩序吗?而能把握这秩序本质的却恰恰是人自身。

醒来吧!巨人!乔托,吉培尔蒂,多纳太罗,委罗基奥,波提切利等等天才从各个角度听到了这呼唤。巨人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在热情的指引下与真理达成了默契,艺术、科学、思想猛然汇通,指向自然的本质。

列奥纳多·达·芬奇用旺盛的精力和洞察力从各方面把握着自然的规律,以“蒙娜丽莎”表达了他已明了的永恒。

米开朗琪罗只用自身就表达了自然的无穷力量,他本人和“大卫”、“奴隶”一起从痛苦中超越上升时,拉斐尔·桑西以希腊人的神性让“圣母”从天上缓缓走下……

于是,一个明亮的世界在自然的轨道上遍浴阳光,这阳光溢出意大利,照亮了德意志,照亮了佛兰德斯、法兰西、西班牙,以及欢乐的缪斯。

这巨人创造的伟大的文艺复兴和它所延续的巴洛克,几乎全部地、自然地理解了缪斯的语言。从此,在继承中的崇拜和在反叛中的崇拜却无法超越它那美的光环了……一个无与伦比的伟大的文艺复兴——就像缪斯的眼睛。

(谭大珂 青岛建筑工程学院)